

WARRIORS

貓戰士

三力量

◎ 部曲之 VI

拂曉之光
Sunrise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
鐘岸真 譯



晨星出版



序章

月 光灑落石頭山谷，使得山谷亮得如同白晝，但是在灌木叢和峭壁的下方，陰影就像爪子般伸展開。葉池蹲在灰毛癱軟的身軀旁邊，慘白的光線將灰色的毛皮映照成銀色，她正在幫他梳理毛皮，為他的葬禮做準備。

葉池抬頭凝視著戰士祖先閃爍的光芒，「灰毛，願星族照亮你的路。」在寒冷的空氣中，她柔和的聲音重複著無數的歲月裡，巫醫皆說過的話語，「願你長眠後盡情奔馳，找到美好的食物及住所。」

應許殞落的戰士可以擁有永久美好的生活，這些話語原本能寬慰葉池，減輕她的椎心之痛。但當她看到灰毛脖子上整齊的齒痕時，內心卻痛苦不堪。如果說傷口是狗留下的又太小，說是狐狸又太整齊，說是獾又太銳利。

唯有貓才會留下那樣的傷口。但又是哪隻貓？誰會這麼恨他？並用這麼冷血的方式殺死他，甚至連一點打鬥的痕跡都沒有留下。難道

這只是單純的越界衝突，或者是盜獵事件所引發的？這件事是風族貓做的嗎？還是路過的無賴貓？拜託，星族，就讓事情單純一點吧！

一想到謀殺灰毛的兇手也有可能是雷族貓，葉池不禁毛骨悚然。灰毛是那樣的坦率敢言、意志堅強，同時也是一個忠誠又值得尊敬的戰士。想必族貓沒有任何理由要置他於死地……

葉池傾身向前，開始清理死亡戰士掌墊中的泥沙。一樣輕柔的東西飄向她的口鼻；她取出灰毛爪子中的一撮毛一看。

不！不會是真的！葉池再仔細聞那撮毛，我認得這氣味！

她拚命地想說服自己，灰毛是在風族邊界的溪流裡被發現，那撮毛不過是幫忙運送灰毛的貓所掉落的。可是，那撮毛不像是從某隻貓的身上脫落，反而帶有強烈的溪水氣味。而灰毛現在的爪子軟弱無力，也不至於在搬運時拔下一撮毛。

唯一的可能，這撮毛是來自凶手上。

葉池內心一震，悄悄地取下那撮毛，並將它帶回巫醫窩。她顫抖地把毛放在葉片上，包裹得緊緊的，然後把它塞到儲藏室的最深處。灰毛死亡的真相絕對不能洩露出去。

這種比死還難過的痛苦是她無法想像的，她自問：**難道這全是我的錯嗎？**



黃牙一陣怒吼地撲向藍星，將她壓制在繁茂的星族森林草地上。「這都是妳的錯！」她怒斥著，「如果不是妳任由那不能說的祕密在雷族發酵，這一切都不會發生。」

藍星用後腿踢著黃牙的腹部，但是仍舊無法掙脫前任巫醫的掌控。「妳是怎麼回事？」她嘶吼著，「別忘了我是妳的族長。」

黃牙對前任族長的所有敬意都已經煙消雲散，他們共有的歷史，也因為她預見到雷族的悲慘未來而灰飛煙滅了。

「妳的祕密就像是一隻已經吃掉蘋果核的蛆，」黃牙怒吼著，她咧著牙靠近藍星的耳朵，「雷族已經爛到核心了——在真相大白之前，還得流更多的血。」

「妳不了解。」藍星抗議，奮力要甩開對手。

「就算是瞎眼的兔子也看得出來！真相終究會大白，午夜已經把所有的事情告訴索日，而且妳我都知道，索日會再回到雷族。」

藍星使出訓練有素的戰士本能，用頭撞擊黃牙的前胸，試著要從一邊掙脫。突然間黃牙鬆手跳開，站起來甩她那一身灰色蓬亂的毛髮。

藍星踉蹌地站起來，喘著氣。「我們打架有什麼意義？」她厲聲說，「傷害已經造成了——不管妳怎麼說，這不是我的錯。」

黃牙哼了一聲。

「我還是無法相信午夜會出賣我們，」藍星繼續說，「是我交託她看顧雷族。」

「真正的叛徒並不是午夜，」黃牙毛髮倒豎地說，「背叛從第一個謊言就開始了，從這些日子以來妳所隱藏的祕密開始，雷族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謊言！如果這三隻貓真如預言所說的那麼有力量，他們就應該可以應付這一切。除非妳認為我們一開始對他們的想法就是錯的。」

「絕對不是這樣的！」藍星駁斥道，「除了他們三個以外，還會有誰呢？我並不想說謊！」她繼續說，語氣升高轉為悲泣，「但是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告訴他們？他們一直都這麼快樂，松鼠飛和棘爪也都是好父母，告訴他們事情的真相又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我們很快就會發現的，」黃牙怒吼，「再久遠的祕密也是無法永遠隱藏。」她甩了一下尾巴掉頭離去；然後又停下來轉頭說，「如果這三隻貓不夠強悍，無法承受事實的真相，」接著又說，「那麼妳，藍星，將一手毀掉妳摯愛的貓族……」

第一章



獅

焰穿過森林時，枯葉在他的腳底下窸窣作響。光禿禿的樹梢上方，天空一片漆黑空

洞。年輕戰士因恐懼而全身不斷地顫抖著。

這是一個星族亮光從未照耀過的地方。

他繼續前行，繞過蕨葉叢的邊緣，穿過灌木林，但並沒有發現其他貓的蹤影或氣味。

我受夠了，他心想。把尾巴從拖曳的荊棘中拉出，看著樹林間延伸的無盡黑暗，他心中一陣恐慌。萬一我永遠找不到路怎麼辦？

「在找我嗎？」

獅焰嚇一跳地轉身看，「虎星！」

壯碩的戰士出現在荊棘叢邊緣，他的虎斑毛皮閃耀著一種怪異的光芒，這讓獅焰聯想起枯樹上的黴菌，那種令人作嘔的色澤。

「你錯過了許多訓練，」虎星邊說邊朝他走去，與他距離一條尾巴時停下來，「你應該早一點回來才對。」

「不，不應該！」獅焰脫口而出，「我根

本不應該來的，而且你根本就不該訓練我。棘爪不是我的父親！你和我沒有血緣關係！」

虎爪眨了一下眼睛，但一點也沒有驚訝的表情。他琥珀色的眼睛眯成一條小縫，似乎在等待獅焰多說些什麼。

「你……你本來就知道！」獅焰感到一陣天旋地轉，**松鼠飛並不是唯一藏有祕密的貓！**

「我當然知道，」虎星聳聳肩，「這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願意跟我學習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但是——」

「血緣並不代表一切，」虎星露出利牙咆哮著，「就像火星一樣。」

獅焰一股怒氣流竄全身，「火星是一名好戰士，比你強多了。」

「別忘了，你跟他也沒有血緣關係，」虎掌低聲嘶吼，「現在為他辯護根本毫無意義。」

獅焰盯著幽暗中的戰士，**他知道我真正的父親是誰嗎？**「所以一直以來你都知我知我和火星沒有血緣關係，」他怒吼著，「而你讓我相信一個謊言！」

虎星抽動著一隻耳朵，「那又怎樣？」

憤怒沮喪衝擊著獅焰，他一躍撲向虎星，想攻擊虎斑戰士的頭和肩膀，並亮出爪子想撕裂對手的皮。但他被怒火沖昏頭，動作變得笨拙，只能胡亂出招，連虎星的皮都沒抓到。

高大的虎斑貓放鬆身體側向一邊，伸出腳掌勾住獅焰的腿，讓他無法保持平衡。獅焰跌撞到荊棘叢中，猛然吐了口氣。瞬間，他感覺到一隻巨大的腳掌抓住他的肩膀，把他壓制在地。

「我教過你的不只是這樣而已，小戰士，」虎星奚落他，「你缺乏練習。」

獅焰深吸一口氣，奮力地爬起來。虎星向後一躍，蹲伏在距離一條狐狸尾巴遠之處，琥珀

色的眼睛燃燒著。

「我要讓你瞧瞧是誰缺乏練習。」獅焰喘著氣說。

他強迫自己平息怒氣，冷靜判斷——所有他學過的格鬥招式都在他爪尖呼之欲出。當虎掌撲向他，他早有防備；低身衝向對手的腹部。就在虎星落地時，獅焰猛然轉身，在他的臀部重擊數下，再遠遠跳開。

虎星轉身面向他，「好多了，」他帶著嘲笑的語氣說，「我把你調教得不錯。」

獅焰還沒來得及回話，這隻巨大的虎斑貓就衝向他，在最後關頭急速轉向，擦身而過並同時揮出前掌。獅焰感覺到虎星的爪子劃過身側，血液從抓痕處汨汨流出。一陣恐懼襲向他，如果他在這裡殺了我會怎麼樣？我會真的死掉嗎？

他思慮恢復後，虎星又再度撲向他。獅焰向一邊快閃，瞄準後再出擊，但是爪子卻毫無殺傷力地滑過虎斑貓的毛皮。

「有夠慢，」虎星挑釁道，「你還得再多下點功夫，現在你知道那則預言說的根本不是你，它說的是跟火星有血緣關係的貓，不是嗎？」

獅焰知道這隻虎斑公貓是故意激怒他，讓他無法全力應戰。我不聽！我現在要做的是打贏這場仗！

他又撲向虎星，使出空中扭轉的招式，這是虎星在那些漫漫長夜中教過的。他平穩地落在虎斑貓的壯碩肩膀上，把爪子刺進去，再用利牙箝住虎星的脖子。

虎星使出舊招，癱軟身體要把獅焰拉下來，但是這一次獅焰已經做好準備。他扭動著掙脫

那巨大身軀的壓制，用後掌猛踢虎星的腹部。

「我不會上兩次當的！」他嘶叫著。

虎星掙扎著起身，但血液從他腹部的傷口湧出，然後他又倒下，翻滾仰臥在一旁。獅焰一隻前掌壓住虎星的胸膛，另一隻前掌抵住他的脖子。

這隻虎斑貓仰望著他，就在一瞬間，他琥珀色的眼睛閃過一絲恐懼。「你真的以為你殺得了我？」他怒吼，「你永遠沒辦法的。」

「不，」獅焰收回爪子，往後退，「你已經死了。」

他轉身離去，身上的毛髮仍然警覺地豎立著，防備虎星又撲向他。但黑暗戰士就這樣留在那無垠的樹林中，沒有發出一點聲響。

獅焰的心思盤旋著，他打敗虎星了！或許我真的有神奇的力量……但是怎麼可能，如果我不是那三隻貓其中之一的話？

他停下來，恐懼地看著四周糾結的矮樹叢和黑暗的森林，我真的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誰嗎？他自問，這很重要嗎？或許最好還是讓族貓們接受他現在的身分，這樣他還可以在格鬥技巧上繼續精進。我已經是雷族最棒的戰士了，我知道我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戰士。

「灰毛已經死了，」他大叫著，「松鼠飛也不會把她的祕密跟任何貓說。如果讓大家知道她長久以來都對大家說謊，這對貓族將是一大傷害。何不就讓事情保持原樣？」



獅焰感覺到陽光照耀而醒來，大部分的貓都已經離開窩內；獅焰只看到鼠鬚灰白色的身影，他昨晚負責看守營地。

獅焰打了呵欠，「感謝星族，我不是黎明巡邏隊。」他咕噥著。

當他要起床時，感覺到全身每一塊肌肉都承受著劇烈的疼痛。尤其是他的身側，金色的虎斑毛皮因沾著血跡而糾結在一起。

希望誰也沒注意到！他一邊想著，一邊低頭快速地舔著毛皮。

和虎星打鬥不是一場夢嗎？獅焰不明白為什麼會感覺到疼痛和疲倦。而且他還受傷，就像被活生生的戰士爪子劃過一般……他試著不去想。**沒關係，因為我再也不要回到那裡，他告訴自己，結束了。**

清理後他覺得好多了，蓬起的毛剛好可以遮住傷口。他隱約聽到外頭幾隻貓的講話聲，他好奇地站起身，弓背伸展全身後，穿過荊棘走進空地。

刺爪站在幾條狐狸尾巴遠的地方，蛛足就坐在附近，而雲尾在他們面前來回踱步，白色的尾尖還抽動著。雲尾的伴侶亮心則和蕨雲、蕨毛、栗尾坐在一起，焦慮地望著他。蜜蕨和莓鼻也蹲伏在一邊，眼睛盯著刺爪。

「灰毛是被風族貓殺死的！」金棕色的公貓說，「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。」

獅焰看到有些貓兒點頭表示贊同，有些則彼此交換懷疑的眼神。

蜜蕨發表不同的意見，「火星說兇手也有可能是在我們之中。」她的語氣聽起來有些緊張。「族長也有判斷錯誤的時候，」雲尾說，「火星並非都是對的。」

「我相信我們之中不會有誰想殺死灰毛，」蕨雲也溫和的附和，「誰會這麼做？灰毛並沒有敵人！」

我也希望如此，獅焰心想。

不管他多麼想要忘掉這件事，那個充滿火焰的暴風雨夜晚還是不斷浮現在腦海。他在峭壁頂端聽著烈焰的呼嘯，而火舌快要吞噬他們，灰毛卻擋住樹枝盡頭的逃生路口。這時松鼠飛的自在在耳邊響起；她告訴灰毛，獅焰、冬青葉和松鴉羽都不是她的孩子。這是拯救他們的唯一方法，她假裝一點也不在乎他們，但是也給了灰毛一項比火炬更可怕的武器。獅焰知道灰戰士會在大集會裡揭發這件事；只有死才能讓他永遠閉嘴，不洩露祕密。

「獅焰！嘿，獅焰，你聾了嗎？」

獅焰把思緒拉回山谷，他看到蛛足正用尾巴招喚他。

「你是灰毛從前的見習生，」黑毛戰士催促著他，獅焰心不甘情不願地走向群眾，「你知道他跟誰吵過架嗎？」

「尤其是跟哪個風族貓？」刺爪意有所指地抽動了一下頰鬚。

獅焰搖搖頭，「呃……不知道。」他笨拙的回答。就算他希望如此，他也不能謊稱灰毛跟風族的誰吵過架。如果族貓們信以為真，雷族和風族一定會全面開戰。「灰毛死前，我並不常和他在一起。」他補充說。

他們總算不再追問他，獅焰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「如果灰毛和族裡的誰有過節，我們一定會知道。」蕨毛堅稱，「在這裡是很難保密

的。」

要是你們知道就好了！獅焰想。

「蕨毛說的沒錯，」栗尾用鼻尖輕觸伴侶的耳朵。「但同樣的，我們也無法確定是風族的貓——」

「灰毛死在風族的邊界，」蛛足插嘴，「妳還需要什麼證明？」

他嚴厲的語氣使栗尾頸部的毛豎了起來，她轉身面向他，「除了在那裡找到屍體之外，我還要更多的證據。」

蜜蕨和蕨毛也低聲表示同意，但是獅焰看得出來，大部分的貓都寧願相信是風族戰士要為灰毛的死負責。不管他怎麼擔心情勢的發展，他就是掩飾不住那份如釋重負的罪惡感。

「我們難道就這樣輕易放過風族嗎？」刺爪耳朵平貼著、爪子箝進地面質問著。

「不！」莓鼻一躍而起，「我們要讓他們知道雷族不是好欺負的。」

獅焰一肚子不安，看到戰士們都聚集在刺爪周圍，好像金棕色的公貓就是他們的族長一樣，大家似乎已經準備好要跟著他去報仇。

「最好趁著暗夜發動攻擊，」刺爪說，「有足夠的月光可以攻其不備。」

「不過，這樣他們也會發現到我們。」蛛足甩動著尾巴。

「我們要進攻風族營地，」刺爪繼續，「最好分頭進行：一組可以從這個方向——」
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一聲低吼從獅焰的背後響起。

獅焰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是棘爪；他跟其他的貓都專注地聽刺爪的作戰計畫，沒有注意副

族長走近的聲音。

「我們打算突襲風族，」蛛足解釋著，他隆起一身的肌肉，好像馬上就要衝出去，「他們殺了灰毛，而——」

「沒有突襲風族這回事，」棘爪打斷他的話，他琥珀色的眼睛閃著怒火，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風族的貓殺了灰毛。」

獅焰看著棘爪，自己一直相信他是親生父親。他知道這件事的真相嗎？回想起小時候棘爪和他們玩耍的情景，以及在成長過程中他給予的關懷協談。松鼠飛告訴灰毛，棘爪並不知情，但是獅焰現在已經不再相信她了。如果他也知道，那他真是個說謊專家。

和松鼠飛不相上下。

棘爪不待回答，逕自踩上通往擎天架的亂石堆，但只走了幾步就停下來回頭望，用耳朵示意獅焰跟上來。

「你還好吧？」副族長的聲音充滿同情，「灰毛畢竟是你的導師。」

但我們不親，這話獅焰不想大聲說出來，但他始終認為他和灰毛之間從來沒有導師和見習生的那種親密感，搞不好灰毛恨他就跟恨松鼠飛一樣？真是白費力氣，獅焰根本不是松鼠飛的兒子。

「我很好。」獅焰回答。

棘爪把尾巴搭在獅焰的肩上，「我知道你不好受，」接著說，「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？儘管可以來找我談。」

獅焰愣了一會兒。莫非棘爪懷疑是我殺了灰毛？

「失去和你那麼親近的貓，一定很難過，」棘爪繼續說，「可是我答應過你，這筆血債一定會討回來。」

棘爪伸出又彎又長的爪子深深地刺進山谷地面。獅焰往後一縮，想像那爪子刺進的是兇手的喉嚨……。

「一旦讓我找出兇手是誰，」棘爪低吼著，「那兇手會為殺死我雷族的戰士而後悔。」

棘爪轉身走向擎天架，可是在他走到石堆底部前，火星已經從洞穴出來了，他駐足片刻俯視空地；禿葉季白色的陽光照耀著他，使他發出火焰般的火光。接著他輕巧的一躍而下，來到棘爪和獅焰身旁，向圍繞在棘爪身邊的貓群點頭致意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火星問。

「有些族貓想對風族發動攻擊，」棘爪回報，「我不知道雷族中竟然有這麼多鼠腦袋。」火星抖一抖耳朵，「大家都難以接受有戰士死亡，」接著大聲說，「但現在不是攻擊的好時機，我會帶巡邏隊去問問一星，看看他是不是知道些什麼。」

「他當然知道！」蛛足轉身面對大家，高豎頸部的毛。

「我們應該立刻攻擊，免得損傷更多的戰士。」棘爪高喊。

火星搖頭警告，「如非必要別去惹無謂的麻煩。」

「就是有必要，」棘爪走向族長，距離近到快要互碰鼻子，「有戰士死了！」
他身旁的貓也跟著附和。

「灰毛的仇一定要報！」

「他是優秀的戰士！」

「我們全族都尊敬他！他絕對不是雷族貓殺死的！」

獅焰沒加入吆喝，要向族貓隱藏恐懼和焦慮就已經夠他受的了。他們只記得灰毛是英勇忠心的戰士，卻全然不知他為了報復松鼠飛而處心積慮的要毀掉整個雷族。

火星舉起前掌示意大家安靜，靜待吆喝聲停下來。這時，獅焰注意到有貓群從荊棘隧道進入營地：是沙暴帶領的狩獵隊回來了。塵皮、松鼠飛和冬青葉陸續走進空地把捕獲的東西放到獵物堆上頭，然後走過來加入火星身邊的貓群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冬青葉走到獅焰身旁。

獅焰盯著松鼠飛，看她聽到族貓們誇獎灰毛時的表情，他知道她此刻的想法和他一樣，灰毛戰士內心的黑暗隱藏得這麼好，雷族的夥伴全被他矇騙了。你們對他的死知道多少？獅焰在心中暗暗問道，刻意避開松鼠飛的眼睛。

「獅焰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冬青葉提高了嗓門再問一次，用前掌碰了碰獅焰的身體。

獅焰看了冬青葉一眼，姊姊的綠眼睛疲憊不堪，好像一整個月沒睡覺。她的模樣反應出我內心的感受，獅焰心想。

「利爪和其他族貓想要攻擊風族，替灰毛報仇。」獅焰回答。

冬青葉眼睛瞪得大大的，「他們真的認為是風族貓殺的？」冬青葉問，語氣中帶著些許訝異。

「有些貓是這麼認為，不過火星——」

就在獅焰話講到一半時，族長衝向亂石堆，跳上大岩石。「所有能夠自己狩獵的貓都到擎天架底下集合。」火星大聲宣布。

那些已經在空地上的貓跟著他走到石堆底下。獅焰看得出來有些貓還在議論紛紛。

狐掌和冰掌這兩隻見習生合力推著一顆很大的青苔球，從榛樹叢下的長老窩裡出來，鼠毛和長尾在後面跟著，走到一處有陽光的地方趴下來。鼠鬚從戰士窩裡鑽出來，邊打哈欠邊舔掉身上的青苔屑。

灰紋和蜜妮從育兒室走出來，腳邊有小貓咪跌跌撞撞地跟著。在他們後面慢慢走出來的是樺落和白翅，白母貓大腹便便，樺落陪在她身旁。黛西最後出現，她坐在育兒室的入口，仔細整理胸前的毛，小玫瑰和小蛤蟆則在黛西身旁滾來滾去，玩著打架的遊戲。

葉池和松鴉羽從巫醫窩出來，坐在洞口的荆棘簾前面，與其他貓群保持一段距離。獅焰試著要引起弟弟的注意，可是松鴉羽拒絕回應，他一心一意注視著火星。

「我知道你們大家都在想，對灰毛的死我們該怎麼辦，」族長開口了。「我答應你們，一定嚴懲兇手，但是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是風族做的。」

「我認為證據夠充足了。」蛛足沒好氣地說。

火星沒理會蛛足打岔，「我會帶巡邏隊去問問一星，不是去興師問罪也不是去攻擊風族。灰毛死在風族的邊境，一星的戰士中極可能有目擊者。」

貓群中出現一些不贊同的低語，刺爪的爪子一收一放，沉默著。

「棘爪，你跟我來，」火星繼續說，「蕨毛、栗尾和獅焰，我們立刻出發。」

火星喊到他名字的時候，獅焰感到肚子一緊，傾刻間他有股衝動想要抗議；想到要參與調查灰毛的死因，他就覺得憎惡不已。但他也清楚一旦開口說話，就只會讓大家更注意他。他沒有理由拒絕去風族；大家都以為他對灰毛的死也很震驚，而跟族貓一樣決心要為他報仇。

「那好，」冬青葉輕聲在他耳邊說，「等你回來再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。」

「好吧，」獅焰含糊的回答，「不過我倒寧願置身事外。」

火星從大岩石跳下來走過貓群，棘爪緊跟在後，其次是蕨毛和栗尾。

有些貓不想攻擊風族，獅焰知道，火星不打沒把握的仗。

火星帶著大家走向荊棘隧道，在他們離開前，火星用尾巴示意灰紋過來，「看著刺爪和他的貓，」火星低聲叮嚀這隻灰色的戰士，「別讓他們輕舉妄動。」

灰紋嚴肅的點點頭說，「別擔心，我會像黏在他們身上的皮一樣盯緊的。」

獅焰和其他貓跟著火星穿過樹林走向風族邊界，他們走過落葉時發出窸窣的聲音，在禿葉季陽光照不到的樹蔭下，葉子的邊緣還結著霜，光禿的枝幹襯著天空，勾勒出巧妙的圖案。

巡邏隊靜靜地跟在火星後面，獅焰殿後。他知道大家都很不安，每走幾步就停下來聞一聞空氣。栗尾只是聽到橡實掉下來的聲音，就嚇得猛然轉身揮動著尾巴。

「這地方感覺不像是我們的領土了，」她知道自己過度緊張後，感到很厭惡地說，「這裡可能潛藏著任何東西，假如是隻流浪貓殺死灰毛的呢？」

「這也有可能，」蕨毛用尾尖碰一下伴侶的肩膀，「可是妳跟我們在一起很安全，一隻貓

打不過整個巡邏隊的。」

「索日那隻吃鴉食的討厭傢伙，極有可能還在四處遊蕩，」栗尾繼續說，「他被影族趕走以後就下落不明。」

火星停下來等待隊員，他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地抖動著耳朵，「這倒是，我們應該對他提高警覺，回去之後我會對全族宣布。」

「在我看來，索日不像是隻會下毒手的貓，」棘爪若有所思地說，「慫恿其他貓一起進行的卑鄙勾當，才比較像他的行事風格。」

火星點頭，「沒錯，也許灰毛逮到他正在策動什麼傷害雷族的事。」

「或許是灰毛看到他出現在我們的領土上，才會攻擊他，」蕨毛說，「為了保護雷族，就算灰毛看到的是一隻獾，他也會加以攻擊。」

「他是一名忠心的戰士。」棘爪表示同意。

獅焰悲慘地希望自己也感同身受，誠摯地為逝去的族貓表示哀悼。雖然大家公認灰毛忠心耿耿，卻無法阻止他要在大集會上揭露松鼠飛的祕密，毀掉雷族的聲譽。而且灰毛自己也承認曾經和鷹霜密謀，要陷害棘爪來殺害火星。他對松鼠飛的迷戀，已經瓦解他對雷族的忠誠。不過現在他死了，族貓還把他當成英雄。獅焰很想大聲的對森林裡的每一隻貓說出真相，但他知道這樣做只會導致毀滅。當巡邏隊繼續前行，他只能跟在隊伍後面，對於必須保持緘默痛恨不已，同時也厭惡自己。

「你還好吧？」棘爪放慢速度和獅焰走在一起，「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念灰毛。」

獅焰對棘爪的不明究理，感到十分惱怒。「我好得很！」他沒好氣地說，儘管這樣的反應不合常理，「離我遠一點，好嗎？」

棘爪瞪大雙眼，不過沒說什麼，只是點頭加快腳步，向前趕上火星。

「你不該這樣不給他面子，」栗尾說著，走到獅焰身邊用她的鼻子碰獅焰的耳朵。「棘爪本來就該擔心你，父親都是這樣的。」她琥珀色的眼睛閃著關愛的眼神，「我的孩子們都當上戰士了，可是他們永遠都是我的孩子。」

獅焰對她生硬地點點頭，卻答不上話。那個祕密就像洪水一樣困住他，讓他無法跟族裡的任何貓傾訴。**他不是我父親！獅焰想大聲吼出來，你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謊言！**



第二章

一陣寒風從沼澤地吹來，火星和巡邏隊已經到達風族邊界的小溪。獅焰走到溪邊時，腳掌激動的顫抖著。這裡發現灰毛屍體的地方很近，灰毛的身體卡在一塊岩石後面，隨著溪流起伏波動的情景，他試著擺脫這段記憶。但是他對於灰毛的死並不難過。

大家連味道也不聞的，就躍過小溪跳上風族領土。獅焰心想大家也是記憶猶存。火星率領著一路跑，直到溪流被石頭和蘆葦擋住看不見為止。

獅焰嗅嗅空氣打了個寒顫，有股霜雪的味道，一定是從山上傳來的。有暴風雨般的黑色雲靄盤據在地平線的一端；獅焰知道眺望遙遠的那一方就是急水部落。他們是怎麼撐過來的？他納悶著，那裡滿地白雪覆蓋、獵物稀少，禿葉季一定更辛苦。但我還是希望能夠再回到那裡，他意識到自己並非只想回到那個地方，還想回到從前的那段時光。當我和部落貓

在一起的時候，我知道我是誰，也知道我的使命是什麼。

「附近有風族的貓。」火星說道。

獅焰嚇了一跳，感到很內疚；光想著山上的部落，連這麼強烈的風族氣味他都沒注意到。

他開始揣測這次的任務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，雷族和風族之間本來就有敵意，一星一定會把火星的詢問視為一種指控。

雷族族長領著兩側的戰士越過沼澤地，朝風族營地前進。風不斷地吹打著他們，一陣突如其來的強風幾乎要把栗尾給吹倒了。

「我真是無法想像，怎麼會有貓選擇住在這裡！」她嘶叫著，拚命讓自己保持平衡。

「我們喜歡這裡！」一聲響亮的喵喵聲從沼澤地傳來。

獅焰抬起頭，看到風族巡邏隊出現在山肩上。剛剛講話的是裂耳，他後頭跟著鴉羽、白尾和石楠尾。

獅焰接觸到石楠尾的眼神，她曾經是他的朋友——甚至不只是普通朋友，而如今在她眼中只有冷漠與輕蔑。回想起從前，他和石楠尾在森林底下的隧道碰面，即使違反了戰士守則，但那些日子仍是他這輩子最快樂、最無憂無慮的時光。但是現在的石楠尾，看起來似乎可以僅僅為了幾隻老鼠就把他殺了；獅焰想像自己的身體倒臥在溪流中，不禁打了個寒顫。

「裂耳，你好。」火星向迎面而來的風族巡邏隊點頭致意。

「你們在這裡做什麼？」裂耳警戒地詢問，語氣中並沒有敵意。而鴉羽則豎起頸毛，白尾也亮出利爪。

「我要跟一星說話，」火星解釋，「我們可以到你們的營地去嗎？」

裂耳猶豫了一下，帶著懷疑的眼神，然後直率地點點頭，「好吧，不過要由我們陪同，你們最好別惹事。」

「我們只是想談談。」火星承諾。

裂耳在前方帶路上坡，朝風族營地前進。鴉羽和白尾在雷族巡邏隊的兩側，而石楠尾則殿後。獅焰強烈地感覺到石楠尾就跟他後面，她的目光像荊棘一般穿透他。

終於，裂耳帶他們爬上一段長坡，走向環繞風族營地的金雀花叢。獅焰穿過荊棘，停下來往下看。那是一處荒涼的地方：一處崎嶇不平的荒原空地，石礫從薄土凸出。除了用獾廢棄的巢穴當長老窩外，其餘的地方只有交纏的荊棘叢能當作棲身之所。

獅焰看到一星坐在空地中央，跟風族巫醫吠臉講話。一些風族的貓，包括副族長灰足和鴉羽的兒子風皮，也圍在那裡聽著。

獅焰察覺吠臉緊急的神情態度，好奇心的驅使讓他腳掌微微顫抖。獅焰聽不到他在講什麼，但是看起來像是跟族長說什麼重大消息。

他們在做什麼？獅焰納悶著，他們不可能知道有關灰毛的事！

裂耳從山坡上跑下來，宣布有訪客時，一星抬頭看到火星他們，遲疑了一下，然後很快地跟吠臉結束談話。巫醫點點頭後，一星才用尾巴示意，讓火星帶著戰士們進入營地。

「你好，一星。」火星停在風族族長面前，鞠躬致意。「謝謝你答應和我們談一談。」
從一星看著火星的表情，絲毫看不出往日情誼。「想說什麼就說吧。」他謹慎地說。

他的語氣尖銳，獅焰不禁懷疑風族是否一切安然無恙。或許他有什麼不想讓我們知道的事。他環顧四周，看到所有風族貓都瘦巴巴的，一副沒吃飽的樣子，儘管風族一如以往。

「我想和你私下談談。」火星說。

一星豎起頸毛，搖搖頭說，「任何你要說的事，都可以在我的族貓面前說。」

就在他說話的同時，灰足走上前去，站在族長身邊。她什麼話也沒說，只是用那雙冷靜清澈的眼睛，環視雷族的貓群。

「怎麼樣？」一星催促著。

「好吧！如果你執意要這樣的話。」獅焰滿腹不安地聽著火星繼續說，「在大集會的那個夜晚，在我們兩族交界處的溪流裡，我們發現灰毛的屍體。他的喉嚨有一個傷口，我們認為他是被貓殺死的。」

頃刻間，風族的戰士立刻毛髮倒豎，風皮發出一聲憤怒的吼叫。

一星甩動尾巴，爪子狠狠刺進地面，眼睛燃起怒火，「你們竟敢認為我們與這件事有關？」他嘶吼著，「殺死你們的戰士，對我們並沒有任何好處。」

「我們沒有和灰毛結下什麼樑子。」白尾接著說。

「本族是非常遵守戰士守則的。」鴉羽呲牙裂嘴地怒吼著。

獅焰全身緊繃呈備戰狀態，他認為戰鬥可能隨時一觸即發。但是火星還是非常鎮定，鼻尖連動都沒動一下。

「我們沒有指控你們，」他堅稱，「我們只是來問問那晚你們有沒有在邊界看到什麼。」

「看到什麼！比如說看到我們的戰士殺死灰毛？」一星仍然怒髮衝冠。「火星，你應該先回到你們自己族裡，問問族貓們都遵守戰士守則嗎？而不是到這裡來興師問罪。」

對那隱含的侮辱，獅焰肩頸部的毛髮都豎立起來，蕨毛和栗尾也是，而棘爪的爪子則是一收一放的。雷族裡有混血貓，那又怎麼樣？獅焰狂怒地想，我們都很忠心。他又想起灰毛屍體的畫面，潮溼又癱軟。除了他以外，我們全族都很忠心。

他看到石楠尾站在遠遠的一邊，眼光牢牢地盯著他，好像要激他出手，這樣她就有藉口可以撲上去，把爪子刺到他身上。風皮則是緊跟在她身邊，他們的毛皮還不時地摩擦。他用挑釁的眼神回應獅焰的注視，好像在說，石楠尾現在是我的了。

請自便，獅焰也瞪回去。

「那麼也就是說，你們什麼也沒看到？」火星追問；他的語氣堅定，堅持要個答案。

「沒有。」一星吐出這句話，像是吐出鴉食一樣，「現在離開我們的領土。灰足，帶戰士送他們出去。」

他的副族長快速地點點頭，揮動尾巴示意裂耳和風皮走向前，他們凶狠地盯著雷族巡邏隊。

火星向風族族長點頭說，「一星，謝謝你。如果你發現了什麼，可以來通報我們嗎？」

一星並沒有回答。獅焰跟在火星的後面，試著有尊嚴的和隊員們走向空地邊緣，穿過金雀花叢圍籬，走上空曠的沼澤地。

負責送火星到邊界的風族戰士們，一路上都沒有說話。灰足快速前進，獅焰一直想超前趕

快回到樹林裡，遠離敵族不友善的眼睛。然而就算回到樹林裡也並不安全——灰毛的死讓他無處躲藏，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部族。

在靠近溪流的山坡上，灰足停了下來。「你們可以先回營地，」她命令風皮和裂耳，「剩下路程，我來就可以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風皮質問。

「你們要去幫忙打獵，」風族副族長回答，「否則你們以為兔子會自己跑進營地嗎？」

風皮發出一聲惱怒的嘶吼，而裂耳則是有些不安，兩隻貓在爬到坡頂時還停下來回頭望，然後消失在回營地的方向。

灰足靜靜地望著他們，直到看不見為止，然後嘆口氣轉向火星，「火星，我想和你單獨談，我有事要告訴你。」

獅焰滿腹不安，灰足那天晚上在溪邊？她知道是誰咬死灰毛嗎？但是風族副族長看起來太鎮靜了，不像是親眼目睹這件謀殺案。

「說吧！」火星說。

「幾天前，」灰足說，「我帶著黎明巡邏隊在溪邊看到索日——你還記得吧？就是那隻接管影族好一陣子的貓。」

「索日？」火星睜大那雙綠眼睛，「我以為他離開了。」

「沒有，應該說，他幾天前還在這裡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一星不告訴我們？」火星的情緒由驚訝轉為憤怒。

灰足聳聳肩，看起來不是很自在的樣子。獅焰知道她是一隻正直的貓，不會希望引起自己部族和雷族之間的緊張情勢，但她對一星的忠誠，又使她無法公開說出來。

「灰毛的死不是我們的問題。」她說。「你們闖進一星的營地，指控他的族貓涉及謀殺，不會還希望他表現出很高興的樣子吧。」

「我們沒有——」棘爪憤怒地說，琥珀色的眼中燃起怒火。

火星揚起尾巴要他安靜。「我們現在就把誤會化解吧！」他對灰足說，「我們並沒有指控風族，我們只是想找出和灰毛的死有關的蛛絲馬跡。現在把妳知道所有關於索日的事都告訴我們吧！妳在哪裡看到他？什麼時候看到他？」

「大概在四分之一個月前吧，」灰足回答，「他就在湖邊的樹林裡，也就在溪流對岸屬於你們那邊的領土。我覺得他並沒有看到我們，那時他正忙著吃什麼獵物。」

「盜獵！」栗尾嘶吼著。

「灰毛不是在那天遇害的，」蕨毛若有所思的低語，「但那裡和我們發現灰毛屍體的地方很接近。」

「很接近，」火星同意，「謝謝妳，灰足，這是目前為止我們找到最有價值的線索。」灰足低下頭，「我很高興幫得上忙，火星，祝你和你的部族一切平安。」

獅焰看得出她眼裡的同情。她知道我們有了麻煩，但她不知道這麻煩可大呢！



午後，火星帶著巡邏隊回來時，黑色的長影已經斜斜地爬過營地空地。貓后們和樺落睡眠惺忪的在育兒室外互舔毛皮；雲尾、亮心和榛尾蹲在獵物堆旁；冰掌和狐掌在他們的洞穴外練習打鬥，獅焰聽到冰掌的尖叫聲，「風族兇手，我要剝了你的皮！」

火星嘆了一口氣，「我們最好停止這樣的控訴，我要立刻召開會議。」

棘爪訝異的抽動一下頰鬚，「我們不必和資深的戰士先商量一下嗎？」

火星搖搖頭說，「不，這件事和全族都有關，我現在就得告訴大家有關索日的事情，免得有些好戰份子偷偷跑去攻擊風族。」

他穿過空地奔向亂石堆，還沒走到前，榛尾就先發現巡邏隊回來了，她喊道，「嘿！火星回來了！」

從戰士窩的矮叢中開始有貓探出頭，貓后們坐直身體豎起耳朵，五隻小貓咪從育兒室跑出來，跌跌撞撞地絆倒彼此。松鴉羽從荊棘垂簾後面伸出頭，嘴裡咬著一捆藥草。火星還沒走到擎天架宣布要開會，每隻貓就已經到齊了，大家都想聽聽風族有什麼說法。獅焰、棘爪和其他巡邏隊隊員走到貓群的後面坐下。

「你有什麼發現？」棘爪站在從亂石堆下問，「我們什麼時候動手？」

「我們不動手，」火星回答，「風族沒有殺死灰毛。」

貓群中發出一陣不安的低語，但火星沒等這議論變為爭吵，就很快的繼續說下去，「我告訴他們的時候，一星和他的戰士們才知道灰毛已經死了。而灰足給了我一些很有用的訊息：幾天前她在湖附近的溪邊看到過索日。」

蛛足猛然站起、搖動尾巴，「那就是發現灰毛屍體的地方！」

震驚與忿怒的吼聲揚起，有些貓跳起來，眼露凶光毛髮抖動，像是要立刻去攻擊那隻無賴貓。

「索日殺死了灰毛！」

「齷齪的兇手！」

「我們應該立刻把他找出來，讓他知道攻擊戰士的無賴貓會有什麼下場！」

火星舉起尾巴要大家安靜，他在一片喧鬧中找機會講話，「我們還沒有證據，但是——」

「還需要什么證據，」鼠毛急促地說，「看看他對影族做什麼事！」

「他並沒有殺死任何一隻影族貓，」塵皮提醒鼠毛，「他有什麼理由要殺死灰毛呢？」

鼠毛發出一聲憎惡的嘶吼，「那個討厭的傢伙，我不會輕易地放過他的。」

「但是他一定有個理由，」蕨毛支持塵皮的想法，「大多數的貓都不會以殺戮為樂。」

獅焰想起血族族長鞭子的故事，他千方百計想要占領舊森林，那隻貓就是一隻以殺戮為樂的貓，但獅焰覺得索日不像是這種貓。

「或許是因為灰毛逮到索日入侵我們的領土，」亮心推測，「或許他們打了起來——」

「可是灰毛死前沒有打鬥的跡象，」沙暴打岔，「除了喉嚨的致命傷，他身上沒有其他傷口，對不對，葉池？」

大家紛紛轉頭看著巫醫，她就坐在自己的洞穴外，和擎天架下方的貓群有段距離。她很快地點點頭，算是回答沙暴的問題，沒再多說什麼。

「那麼，」雲尾說，「或許是索日在灰毛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攻擊他，趁機要挑起雷族和風族之間的紛爭。」

「這聽起來倒像是索日的作風，」松鼠飛彈了一下尾巴表示贊同，「讓貓兒們彼此互鬥，然後趁機攫取權利。」

「我認為還要深入調查，」灰紋冷靜地說，「灰足提供的這項消息雖然有用，不過也不能就此判定灰毛脖子上的齒痕是索日留下的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」火星對前任副族長點頭，「還有誰可以說出更多索日的消息？」

出乎獅焰的意料，冬青葉慢慢地舉起尾巴，「我……我見過他。就在被影族趕出來之後沒多久，他在湖邊出現過。」

怎麼從沒聽她說過！獅焰心中充滿不安，不過他和松鴉羽也沒告訴冬青葉他們去風族採貓薄荷的事，我們從何時開始會互相隱藏祕密的？

「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。」火星催促著。

「也沒什麼啦，」冬青葉回答，「他說貓族需要他，他一定會再回來的。」

雲尾甩一下尾巴說，「在我聽來，這根本是威脅！」

「為什麼這件事情妳沒有報告？」火星問冬青葉。

冬青葉頭一縮，「我以為這不重要，」她回答，「我想他是因為失去掌控影族的能力而生氣。當時他正沿著湖邊朝風族的方向走，我以為他就要離開了。」

「妳還是應該報告的，」火星告訴冬青葉，儘管聲音很溫和，「我就可以加派巡邏隊，對

他有所防備。」

冬青葉看著自己的腳說，「火星，對不起。」

「還有什麼事要讓大家知道的？」族長問。

「我——我不確定，」冬青葉遲疑地說，「索日提過他遇見一隻名叫午夜的獾，但我看不出這和灰毛的死有什麼關聯。」

「根據這點或許可以找到他，」棘爪指出，「如果索日認識午夜，那他可能就是從太陽沉沒之地來的！」雷族的副族長眼中閃著光芒；獅焰知道他一定是想起尋找午夜的旅程。

「所以我們該怎麼做？」塵皮問火星。

「這有什麼好問？」刺爪咆哮著，「當然是去找索日算帳！」

獅焰想起今天早上刺爪還信誓旦旦地說，是風族殺死了灰毛，現在竟然這麼快就改變心意，不過總算沒有指控兇手就在雷族的聲音了。

獅焰了解，**他們很樂意把罪推到索日身上，就因為他是一隻無賴貓。**

「我們不確定灰毛是索日殺的，」就在大家附和刺爪的看法時，火星的聲音揚起，「不過要找出真相，我們得派出巡邏隊去太陽沉沒之地，把索日找來好好審問，如果他真的殺死灰毛，他就要受到應得的懲罰。」

想到要和索日對抗，獅焰的背脊從上到下都感到刺刺的。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想要加入巡邏隊。那隻無賴貓所知道的事超乎尋常——他比任何一隻貓都還要瞭解他；或許他給火星的答案不是任何一隻貓想聽的。

「棘爪，你知道去太陽沉沒之地的路，」火星宣布，「你來領隊，蕨毛，榛尾和樺落跟你一起去。」

獅焰看到樺落用遺憾的表情看著白翅，湊過去舔她的耳朵。獅焰知道樺落不想離開伴侶，特別是在她快要生產的時候。

「這趟任務可能會有危險，」棘爪告訴火星，「最好多一、兩隻貓同行。」

「沒錯，」族長環顧四周，「那就多派獅焰和冬青葉，你們黎明就出發。」

獅焰看了他姊姊一眼；冬青葉頸毛豎起，綠眼珠閃閃發亮，不知道是因為害怕還是興奮。

榛尾站起來走向冬青葉說，「很棒對不對？我們要做的事對雷族很有貢獻。」

冬青葉抖一抖耳朵，獅焰聽不到她的回答。族裡其他的貓開始圍向獲選加入巡邏隊的隊員，恭喜他們並且提供建議。大家似乎都因為他們要去追蹤並終結兇手而興奮不已，只有獅焰不想為灰毛的死報仇。

不久之前獅焰還鬆了一口氣，心想大家已經不懷疑兇手是雷族的貓了。但是把罪嫌推到索日的身上其實也好不了多少。獅焰不想提醒自己，貓的天性就是不信任外族，不信任非本族出生的貓。

如果我也是無賴貓呢？他們也都要來對付我嗎？